筠谿集

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瑚圖禮

侍讀臣孫球覆勘

筠谿集卷八　　　宋　李彌遜　撰

說古

衛鞅以强國之術說秦孝公

衛公孫鞅少好刑名之學事魏相公叔座為中庶子公叔既死公孫鞅聞秦孝公下令國中求賢者將修繆公之業東復侵地乃遂西入秦因孝公寵臣景監以求見孝公孝公既見衛鞅語事良久孝公時時睡弗聽罷而

孝公怒景監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監　讓衛鞅
鞅曰吾說公以帝道其志不開悟矣後五日復求見鞅
鞅復見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罷而孝公復讓景監景
監復讓衛鞅鞅曰吾說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請復見鞅
鞅復見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罷而去孝公謂景監
曰汝客善可與語矣鞅曰吾說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
矣請復見我我知之矣衛鞅復見孝公公與語不自知
膝之前於席也語數日厭景監曰子何以中吾君吾君

之驩甚也鞅曰吾說君以帝王之道比三代而君曰久
遠不能待且賢君者各及其才顯名天下安能邑邑待
數十百年以成帝王乎故吾以强國之術說君君大悅
之爾然亦難以比德於殷周矣

議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孟子非堯舜之
道不敢陳於王前故於梁則曰使民養生喪死
無憾王道之始於齊則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
滕文公問為國則曰民事不可緩也蓋不如是

不足以為敬未聞不能帝而王不能王而霸也

商君以刻薄之資挾刑名之學假帝王之說而歸過於孝公賊其君之大者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韓宣惠王欲用公仲公叔為政

韓宣惠王欲兩用公仲公叔為政問於繆留對曰不可晉用六卿而國分齊簡公用陳成子及闞止而見殺魏用犀首張儀而西河之外亡今君兩用之其多力者內

樹黨而力寡者藉外權羣臣有內樹黨以驕主有外為
交以削地君之國危矣
議曰政事之臣忌於專古今之通患故易有多
懼之辭虞書有同寅協恭之戒繆留之言是終
不可任人以共政也然君道無為而仰成於臣
必有任天下之責者苟政出多門則枉道者得
以害正植私者得以害公法行而改作令出而
反汗平居肆橫議臨難無與執其咎亦亂之所

由生也成周大小之臣咸懷忠良侍御僕從罔匪正人況一二大臣乎惟得賢而弗與小人間之則獨任而不為專衆進而不為黨伊尹相湯高宗得説舜咨二十有二人武王有亂臣十人顧豈以任人之衆寡而為治亂哉

張儀以商於之地獻楚王

齊助楚攻秦取曲沃其後秦欲伐齊齊楚之交善惠王患之謂張儀曰吾欲伐齊齊楚方懽子為寡人慮之奈

何張儀南見楚王曰齊王之罪其於敝邑之王甚厚敝邑欲伐之而大國與之懽大王苟能閉關絶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若此齊必弱則必為王役矣則是北弱齊西德於秦而私商於之地以為利也則此一計而三利俱至楚王大説羣臣畢賀陳軫後見獨不賀楚王曰不穀不煩一兵不傷一人而得商於之地六百里寡人自以為智矣諸士大夫皆賀子獨不賀何也陳軫對曰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患必至也故不敢

妄賀王曰何也對曰夫秦所以重王者以王有齊也今地未可得而齊先絶是楚孤也秦又何重孤國且先出地後絶齊秦計必弗為也先絶齊後責地必受欺於張儀受欺於張儀王必悔之是西生秦患北絶齊交則兩國之兵必至矣楚王不聽曰吾事善矣子其弭口無言以待吾事楚王使人絶齊使者未來又重絶之張儀反秦使人說齊齊秦之交陰合楚因使一將軍受地於秦張儀出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袤六里使者曰臣聞六

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以小人安得六百里使者反
報楚王楚王大怒遂舉兵伐秦秦與齊合韓氏從之楚
兵大敗於杜陵

議曰戰國之君不知所以保民志於闢土地而
已故一時遊說之士揣摩迎合得以行其詐啇
於之獻不足以欺童稚而懐王受之不疑雖軫
之辨不能解其惑卒至於交兵削地結怨鄰國
蔽於利而不見其害故也聽言之道曰公曰明

一有所蔽則惑矣可不慎諸

王翦取荆請美田宅蕭何守關中買田地以自汚

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二十萬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於頻陽荆人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王翦曰寡人

以不用將軍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荊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忍棄寡人乎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將軍計爾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送至灞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衆始皇曰將軍行矣何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爾始皇大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夫秦王怚而

不信令空秦國甲士而專委我我不多請田宅為子
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矣陳豨反高祖自將
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已聞
信誅遂使使拜丞相為相國益封五千户令卒五百人
一都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君平獨弔謂何曰禍自此
起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內非被矢石之難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夫置衛衛君非
以寵君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其計上

說其秋豨布反上自將軍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又說何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不可復加然君初入關本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尚復孳孳得民和上所謂數問君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汙上心必安於是何從其計上乃大說

議曰君之使臣以誠而不疑則臣之事君以誠而不欺始皇高祖懷并吞之志當撥亂之餘猜

忌嫚侮遇人寡恩而王翦空秦國之士以專征蕭何據關中之固以居守任大責重處疑似之跡難於求全矣故皆恐恥自汙終以獲免雖於君臣之際不能盡誠以相與然亦可謂智矣易曰三多凶四多懼葢位高則易危權重則易傾雖聖人猶或難之所以貴夫辭尊居卑去功與名也

袁盎言絳侯非社稷臣

文帝使袁盎為郎中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目送之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也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勿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後朝上益莊丞相益畏

議曰勃背高皇帝約姑順后旨以王諸呂幸而産禄即誅不然顧何面目見帝於地下乎王陵固盡臣職而勃不得亡罪世乃譽勃而譏陵使後之面從容悦阿意希旨者得以藉口特未之思爾盍取其功誠確論歟

張釋之奏犯蹕當罰

漢張釋之文帝時為廷尉上行出中渭橋有一人從橋下走乘輿馬驚於是使騎捕之屬廷尉釋之治問曰縣

人來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行過既出見車騎即走釋之奏當此人犯蹕當罰金上怒曰此人親驚吾馬馬賴和柔令它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當是也

議曰張廷尉持法之平後世無得而議至謂文

帝方其時上使使誅之則已無乃失言乎君側之言甚哉其不可苟也田千秋一言而帝悟袁盎一言而錯誅梁公一言廬陵還而三思罷李勣一言王后廢而昭儀立興邦喪邦在於反掌間爾異時人君廢法自用以專誅殺廷尉之言實啟之也王肅以謂廷尉天子吏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繆惑乎斯重於為已而輕於為君也謂之不忠雖已甚然舉其失以救

魏明好殺之弊亦知言乎

馮唐言文帝不能用頗牧

馮唐事文帝為郎中署長上聞廉頗李牧為人良說迺拊髀曰嗟乎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有頗牧不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名唐讓曰公衆辱我獨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時匈奴新大入朝那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為意迺卒復問唐曰公何以言吾不能用頗牧也唐對

曰臣聞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强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伯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令顔聚代之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

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吏奉法必用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文帝說是日令唐持節赦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

議曰將將天子之職也閫外之事則將得以專之故下可以盡其知能上可以責其成效茍謀帥不加審而致疑焉生殺與奪懸制於中有功不行賞少不至以法繩之使其威不足以立軍紀恩不足以結士情而驅之當敵國必勝之師是倒持太阿以授人柄欲其成功也難矣文帝悟唐一言而復魏尚眞得頗牧知其必能用區區匈奴顧何足慮哉

景帝誅鼂錯

漢鼂錯為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者削其支郡諸侯讙譁錯父聞之從頴川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疏人骨肉口議多怨公何為也錯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死曰吾不忍見禍逮身後十餘日吳楚七國俱反以誅錯為名上與錯議出軍事錯欲令上自將兵而身居守會竇嬰言袁盎詔名入見上方與

錯調兵食上問盎曰君嘗為吳相知吳臣田禄伯為人
乎今吳楚反公意何如盎對曰不足憂也今破矣上問
計安出對曰願屏左右上屏人獨錯在袁盎曰臣所言
人臣不得知迺屏錯錯趨出避東廂甚恨上卒問盎對
曰吳楚相遺書言高皇帝令子弟各有分地今賊臣鼂
錯擅適諸侯削奪之地以故反名為西共誅錯復故地
乃罷方今計獨有斬錯發使赦吳楚七國復其故地則
兵可毋血刃而俱罷於是上默然良久曰顧誠何如吾

不愛一人而謝天下後十餘日丞相青翟中尉嘉廷尉
歐劾奏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羣臣百姓又欲以城邑
予吴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
長少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錯殊不知迺使中尉
召錯紿載行市錯衣朝衣斬東市錯已死謁者僕射鄧
公為校尉擊吴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見上上問曰道
軍所來聞鼂錯死吴楚罷不鄧公曰吴為反數十歲矣
發怒削地以誅錯為名其意不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

士柑口不敢復言矣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之以尊京師萬世之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為諸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喟然長息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

議曰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鼂錯為國遠慮尊天子安宗廟忠矣而不免於刑戮借曰不

愛一人以謝天下父母妻子獨何罪耶景帝用
袁盎之言而誅錯聞鄧公一言而恨之杜天下
忠臣之口忘國家萬世之利以救目前亦可謂
失刑政矣

武帝作沈命法
漢武以法制御下好尊用酷吏而郡國二千石為治者
大抵多酷暴吏民益輕犯法東方盜賊滋起大羣攻城
邑小羣掠鄉里上乃使范昆張德等衣繡衣持虎符節

發兵以興擊斬首或至萬餘級散亡聚黨無可奈何於是作沈命法曰羣盜起不發覺發而捕弗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上下相匿以避文法焉是時暴勝之為直指使者所誅殺二千石以下尤多威振州郡王賀亦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嘆曰活千人子孫有封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

議曰武帝以暴酷之後行捂克之政民無所措

手足盜賊由是滋起不思所以休養之而加以苛令貽禍郡邑猶以火救火久之益多將以禁暴乃所以縱之也賀輩倚法肆威示恩邀福上不能除國害下不能寬民瘼奉法若此謂之忠可乎

狄山議和親

漢武時匈奴求和親羣臣議前博士狄山曰和親便上問其便山曰兵凶器未易數動高帝欲伐匈奴大困平

城乃遂結和親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及文帝欲事匈奴北邊蕭然苦兵孝景時吴楚七國反景帝往來東宫間天下寒心數月吴楚已破竟景帝不言兵天下富實今自陛下興兵擊匈奴中國以空虚邊大困貧由是觀之不如和親上問湯湯曰此愚儒無知狄山曰臣固愚忠若御史大夫湯乃詐忠湯之治淮南江都以深文痛詆諸侯别疏骨肉使藩臣不自安臣固知湯之詐忠於是上作色曰吾使生居一郡能無使虜入盜乎山曰不

能曰居一縣曰不能復曰居一鄣間山自度辯窮且下吏曰能迺遣山乘鄣至月餘匈奴斬山頭而去是後羣臣震讋

議曰王者之於殊域馴服則疆域安輯之有所侵擾則加以征伐未聞犬戎而可諭以禮節結以親義也高祖困平城方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用婁敬之言取家人子為公主以妻單于以其名則辱以其實則欺借欲紓

患一時固亦非策詎可以為法乎而後世因襲遂為故事非也山知兵凶器未易數動而不知偃武之術姑欲拱手以俟彊虜之平既不能居一郡縣乘鄣月餘首領不保尚烏可與議天下哉士固有誦古人之常談守前王之弊政而不通當世之務平居持梗議臨事尺寸不能自效非特迂不適用敗政害國罪不容誅為治者可不辨哉

筠谿集卷八

筠谿集卷九

宋 李彌遜 撰

議古

張騫使月氏

張騫建元中為郎時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月氏遁而怨匈奴無與共擊之漢方欲事滅胡聞此言欲通使道必更匈中迺募能使者騫以郎應募使月氏經匈奴得之傳詣單于留騫十餘歲予妻有

子然騫持漢節不失後亡鄉月氏至大夏竟不能得月氏要領復從羌中亡歸漢拜騫太中大夫初騫行時百餘人去十三歲惟二人得還騫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傳聞其旁大國五六具為天子言其地形所有騫曰臣在大夏時見卭竹杖蜀布問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國身毒國在大夏東南可數千里其俗土著與大夏同而卑濕暑熱其民乘象以戰其國臨大水焉以騫度之大夏去漢萬二千里居西

南今身毒又居大夏東南數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
遠矣今使大夏從羌中險羌人惡之少北則為匈奴所
得從蜀宜徑又無寇天子既聞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屬
皆大國多奇物土著頗與中國同俗而兵弱貴漢財物
其北則大月氏康居之屬兵彊可以賂遺設利朝也誠得
而以義屬之則廣地萬里重九譯致殊俗威德徧於四
海天子欣欣以騫言為能迺令因蜀揵為發間使四道
並出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皆各行三千里其北方閉

氐筰南方閉嶲昆明昆明之屬無君長善寇盜輒殺略漢使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滇越而蜀賈姦出物者或至焉於是漢以求大夏道始通滇國初漢欲通西南夷費多罷之及騫言可以通大夏迺復事西南夷

議曰漢武好大喜功外事西夷張騫鑿空以開西南之役自是遣誅求之使興問罪之師殆無虛歲中國殊方并受其弊闢草萊任土地罪不

至是也然羇身所至者五六國留匈奴十有餘歲持漢節不失不為不難矣向使移其賢勞奉國之誠敎恭儉本仁義內正君失外除民患垂紳正笏為社稷臣與其捐軀絕域以萌後患相距豈不懸絕哉欲為臣盡臣道在所擇而已

嚴助請救東甌

漢武帝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為越人相攻擊其

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於是嚴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迺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不為發兵助乃斬一司馬諭意指遂發兵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

議曰甌粵在漢居中國之外俗悍喜鬬臣叛反

覆有急則請救天子田蚡之策固未爲失而助
力陳必救之說者豈不以王者無外尺地一民
皆在所保不可以遠而遂棄乎茍不推恩以及
四海則屏翰之邦幾何而不資蠻夷腹心之地
幾何而不惠盜賊今日棄一邑明日棄一城舉
咸陽而棄之不爲異也日蹙國百里詩人所以
爲大壞之刺可不懼哉

公孫弘禁民毋得挾弓弩

公孫弘武帝時為丞相奏言民不得挾弓弩十賊彍弩
百吏不敢前盜賊不輒伏辜免脫者衆害寡而利多此
盜賊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挾弓弩則盜賊執短兵短兵
接則衆者勝以衆吏捕寡賊其勢必得盜賊有害無利
則莫犯法刑錯之道也臣愚以為禁民毋得挾弓弩便
上下其議吾丘壽王對曰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
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
設守衛而施行陣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

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主合射以為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書奏上以難丞相詘服焉

議曰始皇殺豪俊銷鋒鏑以固萬世之業而陳涉起阡陌偏袒一呼天下響應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以亡秦烏在其兵甲堅利耶為國者苟德教足以感人刑政足以制衆雖賞之不竊不然欲禍亂之弭難矣公孫弘為相不知出此而欲禁挾弓矢以除盜壽王謂是擅賦威而奪民救也誠哉腐儒之術乖疏一至於是而後世語治者尤而效之抑又甚焉如寓兵於農三代之政

也而曰勤民於野盜賊必蓄玩近代之弊而廢

累古不易之法亦可謂不知務矣

徐樂言土崩瓦解之勢

徐樂燕無終人也上書曰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疆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修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為瓦解吳楚齊趙之民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在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内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

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存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羣居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

議曰天下者大器也置諸安則安一失其平則欹欹而不已則傾傾而不已則覆矣故聖人持以三綱範以四維防微杜漸害政者必去懼其

蔓之難圖秦有土崩之勢豈一朝一夕之故哉使七國之患不已瓦解之勢不收將不至於土崩乎而樂曰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吾未之聞也

吾丘壽王奏起上林苑

漢武自初即位招選天下文學材智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上簡拔其俊異者寵用之嚴助最先進後又得吴人朱買臣趙人吾

丘壽王蜀人司馬相如平原東方朔吳人枚臯濟南終
軍等並在左右每令諸大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大臣數屈焉然相如特賞賜終不任以事也朔亦觀
上顏色時時直諫有所補益是歲上始為微行乃私置
更衣從宣曲以南十二所夜投宿長楊五柞等諸宮上
以道遠勞苦又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
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頃畮及其賈
直欲除以為上林苑屬之南山壽王奏事上說稱善時

東方朔在傍進諫以為三不可夫商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臣逆盛意罪當萬死上乃拜朔為給事中然遂起上林苑如壽王奏

議曰惟士長於應變而或貪功以過舉賢者可以勵俗而或靜退以緩事故艱難之時則急於智謀持守之際則尊尚德義隨時濟務不得不爾至於士之飾文采富辭章長辯論雖粉澤王

猷羽儀士類世不可無其或專信偏聽付以重
任鮮不敗者漢武喜用儒術而其所簡拔雖號
一時俊異類非忠厚方正之士豈特於將順匡
救有所不足而持論不根競自衒鬻伺意邀寵
啟其非心為害深矣以帝之睿智英特方初踐
阼勇於為治若泉之始達東決東流西決西流
善惡可致也使左右之人陳謨納誨皆知根本
帝王之道以輔其德則異時窮奢黷武之習轉

而為恭儉仁厚之風治功之隆將無愧於商周

矣惜之哉

何武召見廬江長史

漢何武為揚州刺史二千石有罪應舉時奏其餘賢與

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國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初武

為郡吏時事太守何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

之後壽為大司農其兄子為廬江長史時武奏事在邸

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為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

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顒等甚慚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廼當名見不可有所私問顒覆衆强之不得已名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其守法見憚如此

議曰奉法繩吏刺史職也唯不屈於要權不移於親暱然後於職爲稱武爲刺史法行於二千石不輕名見一吏有所私問然終不能拒壽之

託非以其要且暱歟巵酒固未足以示私而由是得盧江之舉謂之公可乎史稱守法見憚余於是惑之

光武聽羣盜自相糾擿

光武十六年郡國大姓及兵長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於十月遣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

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内盜賊而不收捕者
又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
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
魁帥於他郡賦田受廩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
不閉

議曰盜賊之發始於貧窮乘法令廢弛之後至
其蔓則難圖也自古衰亂之餘天下蠭起矣書
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讎我則為寇后我則為

民創業之君在於所以撫御之而已必曰鋤治之盡根株乃止是使無遺民也御之在制以法撫之在懐以恩爵禄固不可以人及給田受廛俾安生業還為吾民斯所以懐之也建武之詔其得撫御之方歟

賈復與寇恂結友

後漢建武二年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於頴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

相容恂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藺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兩虎

安得私鬭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共車同出結友而去

議曰國難未除王業未定忠臣義士所宜捐軀狥國公爾忘私之時而復以一朝之忿忘其非義以死報怨恂能不用谷崇之言屈於所辱以濟國事二子之賢否相去遠矣光武一言而兩家之難解折英雄之氣收豪傑之心眞帝王略也

寇恂斬高峻使皇甫文

後漢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皇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

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令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議曰皇甫文峻之腹心也懷不廷之謀抗方張之敵乘其不虞而誅之兵法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降之必矣夫利害之機常隱於衆人不見之地一投其會盤根錯節迎刃自解不能猶治絲而棼之後雖盡力難為工矣恂之智決矣豈

諸將所能及哉

岑彭水戰破蜀兵於荆門

建武十一年三月帝遣吳漢等發荆州兵與岑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由征南公為重而已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桴橋而欑柱鈎

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亂溺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爭開門降引兵乘利攻破平曲收米數十萬石

議曰主帥之權不可分分則號令不一籌策不專矣號令不一則下無所適從而紀律廢籌策不專則臨敵二三而機會失非制勝之道也故遣將謀帥古人所重非其才不以輕付一假之

柄君命有所不受乃能盡其忠謀而責以成效荆門之事一由征南而吳漢不能間遂收破蜀之功光武可謂善將矣

竇融等歸光武

竇融等聞光武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

尉佗融等乃名豪傑議之其中智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

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
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
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
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皆驚
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議曰王者之興雖本天命必有威烈德惠感服
人心使之向風内附不然四方萬里之遠同力
同德未易卷以戰勝而攻取也融等内懷二心

遠在西河之外慕漢威德決策東鄉顧可以力
致哉向使號令不明兵甲不備有土地而日以
侵削廢人事徇天時蕭牆之内將不能保欲以
禦强制遠豈不難乎

董宣殺湖陽蒼頭

後漢董宣為雒陽令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
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乗宣於夏門亭候主駐
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車因格殺之

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名宣欲箠殺之宣叩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人將何以理天下乎臣不須箠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彊使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彊項令出賜錢三十萬宣悉以頒諸吏由是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

議曰王者示天下以公而湖陽縱奴殺人釋而不治可乎宣下臣也乃能奉法盡職必行而後已殺之則不辭辱之則不可賜之金則頒諸吏眞彊項哉光武豈不愛公主而惜一令蓋欲示公天下而杜撓法害政之漸爾號令之行多屈於親貴忠直之操多奪於高明使執法如董宣任下如光武何憂乎天下之不治乎

光武徵周黨等至京師

建武五年詔徵處士太原周黨會稽嚴光等至京師黨
入見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
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
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
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
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
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
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

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
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
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
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
儉布衣瓦器妻子不及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
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
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慚
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出資治通鑑

議曰否之初六以其彙貞象曰志在君也夫士貴有所不為謂其能有為也光武中興漢業賢能並起是可為之時而數子者方牢辭遠引潔已自私不拔一毛以利天下美則美矣顧何補於治忽哉然方之釣虛名取大位忠言奇謀不見信於朋友抱愧以死尚庶幾焉至於子房取天下付高祖而為赤松之遊安石起東山之卧而晉祚賴以永久進退出處之間後世無得而

踰矣

班超斬虜使

後漢竇固使假超與從事郎恂俱使西域超行到鄯善鄯善王廣奉超禮敬甚備後忽更疎懈超謂其官屬曰此必有北虜使來明者睹未萌况已著耶乃召侍胡詐之曰匈奴使來今安在侍胡惶恐曰到已三日去此三十里超已閉侍胡悉會其吏士三十六人與飲酒酣因激怒之曰卿曹與我俱在絶域今虜使纔數日而王廣

禮敬即廢如令鄯善收吾屬送匈奴骸骨長為豺狼食
矣超曰不入虎穴不得虎子當今之計獨有因夜以火
攻虜使不知我多少必大震怖可盡殄也滅此虜則鄯
善破膽功成事立矣衆曰當與從事議超曰從事文俗
吏聞此必恐而謀泄衆曰善初夜超遂將吏士往奔虜
營順風縱火前後鼓噪虜衆驚亂斬其使及從士三十
餘級衆百許人悉燒死明日乃還名鄯善王廣以虜使
首示之一國震怖廣叩頭願屬漢無二心遂納子為質

因復使超使於寘是時匈奴遣使監護於寘王國超既至其王廣德禮意甚疎又其俗信巫巫言神怒欲求漢使騧馬祠我廣德遣國相私來就超請馬超密知其狀令巫自來斬其首送廣德因責讓之廣德素聞超在鄯善誅滅虜使大惶恐即殺匈奴使者而降超於是諸國皆遣子入侍西域與漢絶六十五載至是乃復通焉

議曰班超提數十衆深入異域懸命它國而能斬使樹威俾兩國落膽内附遂通西域可謂不

辱君命矣夫人各有能有不能任當其能則衆人所甚難且優為之超之功可致也苟非其才而責以重任雖天下之勢擁九有之師束手自持受制遠虜矣利害之相去何啻什伯耶李絳為憲宗言任賢豈容易哉信夫

陳珪說魏武圖呂布

袁術稱帝於壽春遣使者告呂布因求迎婦陳珪說布絕婚遣珪子登詣曹操會操遣布書深加慰納布大喜

即遣登謝恩登見操因陳布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宜早圖之操曰布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卿莫究其情偽即增珪秩中二千石拜登廣陵太守令陰合部衆以為内應始布因登求徐州牧不得登還布怒拔戟斫机曰卿父勸吾恊同曹操絶婚公路今吾所求無獲而卿父子並顯重但為卿所賣耳登不為動容徐對之曰登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公曰不如公言譬如養鷹饑則為用飽則颺去其言如此布

意乃解

議曰馬援嘗言於光武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陳珪背呂布而結魏武可謂知所擇然借使布不足與有為去之可也至於勸其絕婚公路而陰贊魏武以圖之甚矣非人臣之所為也布既知為登所賣一言而釋之終不能去御下若此其能有濟乎此所以卒為人戮也

筠谿集卷九

乾隆御覽之寶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查浩